

2018

# 汉语言学

新视界



学林出版社  
[www.xuelinpress.com](http://www.xuelinpress.com)

# 汉语言学新视界

2018 (总第3期)

## 目录

卷首语	1
汉语 OV 语序手段的指称化效用	储泽祥 王 艳 6
再论汉语的特点是什么	
——从景颇语反观汉语	戴庆厦 17
主观性表达在汉语中的凸显性及其表现特征	董秀芳 24
负面评价表达的规约化	方 梅 32
论形容词重叠式的语法意义	李劲荣 陆丙甫 47
汉语动补式和连动式的库藏裂变	刘丹青 58
重视语言信息结构研究 开拓语言研究的新视野	陆俭明 71
从语言看中西方的范畴观	沈家煊 85
构式语法的理论路径和应用空间	施春宏 93
汉语“时体”的再认识	
——以“了”为中心	史有为 103
“领格表受事”的认知动因	完 权 116
“前、后”的时间指向问题新探	王灿龙 127
语气词“啊”三分及其形式与功能	王 珩 毕燕娟 138
汉语方言中的若干逆语法化现象	吴福祥 152
结构式的语法化与构式演变	杨永龙 168

“什么”句否定意义的形成与识解机制	袁毓林 刘彬	178
普通话儿童早期语言中的情态量级	张云秋 李若凡	190
汉语韵律语法研究中的轻重象似、松紧象似和多少象似	周韧	20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语言学新视界. 2018 /《汉语言学新视界》编委会编. —上海: 学林出版社, 2018.8  
ISBN 978-7-5486-1405-0

I. ①汉… II. ①汉… III. ①汉语—语言学—文集  
IV. ①H1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133719 号

汉语言学新视界 2018 (总第 3 期)

编者:《汉语言学新视界》编委会  
责任编辑: 吴耀根 汤丹磊 封面设计: 魏来  
出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学林出版社  
地址: 上海钦州南路 81 号 电话/传真: 021-64515005  
网址: www.xuelinpress.com  
发行: 上海人民出版社发行中心  
地址: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印刷: 上海叶大印务发展有限公司  
印张: 13.75 字数: 45 万 版次: 2018 年 8 月  
书号: ISBN 978-7-5486-1405-0/H · 109 定价: 58.00 元

# 汉语言学新视界

2018 (总第3期)

## 目录

卷首语	1
汉语 OV 语序手段的指称化效用	储泽祥 王 艳 6
再论汉语的特点是什么 ——从景颇语反观汉语	戴庆厦 17
主观性表达在汉语中的凸显性及其表现特征	董秀芳 24
负面评价表达的规约化	方 梅 32
论形容词重叠式的语法意义	李劲荣 陆丙甫 47
汉语动补式和连动式的库藏裂变	刘丹青 58
重视语言信息结构研究 开拓语言研究的新视野	陆俭明 71
从语言看中西方的范畴观	沈家煊 85
构式语法的理论路径和应用空间	施春宏 93
汉语“时体”的再认识 ——以“了”为中心	史有为 103
“领格表受事”的认知动因	完 权 116
“前、后”的时间指向问题新探	王灿龙 127
语气词“啊”三分及其形式与功能	王 珏 毕燕娟 138
汉语方言中的若干逆语法化现象	吴福祥 152
结构式的语法化与构式演变	杨永龙 168

“什么”句否定意义的形成与识解机制	袁毓林 刘彬	178
普通话儿童早期语言中的情态量级	张云秋 李若凡	190
汉语韵律语法研究中的轻重象似、松紧象似和多少象似	周韧	203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语言学新视界. 2018 /《汉语言学新视界》编委会编. —上海: 学林出版社, 2018.8  
ISBN 978 - 7 - 5486 - 1405 - 0

I. ①汉… II. ①汉… III. ①汉语—语言学—文集  
IV. ①H1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133719 号

#### 汉语言学新视界 2018 (总第 3 期)

编者:《汉语言学新视界》编委会  
责任编辑: 吴耀根 汤丹磊 封面设计: 魏来  
出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学林出版社  
地址: 上海钦州南路 81 号 电话/传真: 021-64515005  
网址: www.xuelinpress.com  
发行: 上海人民出版社发行中心  
地址: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印刷: 上海叶大印务发展有限公司  
印张: 13.75 字数: 45 万 版次: 2018 年 8 月  
书号: ISBN 978-7-5486-1405-0/H · 109 定价: 58.00 元

# 卷首语

2018年到了,这是党的十九大称为“新起点”的开局之年,也是实现中国梦的征程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创新之年。学林出版社的年刊《汉语言学新视界》(2018)也按时出版了。

对汉语学界的各位专家学者来说,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有两个要点是十分显眼的。一个是“使命”,报告再次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语言学属于哲学社会科学范畴,那么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汉语言学,在国际语言学界拥有我们自己的话语权,这无疑就是汉语学界专家学者的历史使命。另一个是“态度”,报告号召我们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使命已经很清楚了,这就是汉语学界专家学者的“初心”。事实上一个多世纪以来,汉语学界的专家学者们正是怀着这样的情怀,为建立汉语言学而孜孜不倦地努力。

要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汉语言学,有一个根本前提,那就是如何正确地、合理地看待西方的语言理论。毋庸讳言,一个多世纪以来,西方语言理论一直是汉语研究的“方向标”。20世纪80年代初,朱德熙先生就呼吁:“摆脱印欧语的干扰,用朴素的眼光看汉语。”也就是说,不能简单地照搬西方语言理论框架来“套”汉语事实,以至于“削足适履”而无法展示汉语的真面貌。21世纪以来,汉语学界的专家学者们在前辈专家学者研究的基础上,积极探索汉语的个性化特征,一直是汉语研究的主流。

本年刊(2018)遴选、收录了近两年(2016—2017)汉语研究中部分重要的、有代表性的专业论文,展示了近两年来汉语研究的态势和动向。总体来看,这两年的汉语研究呈现出一个鲜明特点:汉语学界的老中青三代专家学者各显神通,殊途同归,共同探索汉语的个性化特征,并正在向深度和广度拓展,展现了汉语研究可持续发展的新局面。

老一辈专家都是资深学者,因为年龄的关系,已经从第一线岗位退下来了。但他们人退心不退,职业退了专业不退,不忘初心,继续探索和研究。由于他们功力深厚,经验丰富,语感敏锐,思路缜密,展示了不少令人瞩目的成果。从中可以发现,老一辈专家学者的研究,体现了一种创新理念,最大的特征在于走出了自己的“独特路径”。

沈家煊的论文《从语言看中西方的范畴观》是作者多年来探索汉语特点的一种学术深化,将语言研究上升到了哲学高度。作者的创新体现在方法论上,即立足汉人思维,依据汉语事实,解释汉语特点,还原汉语真相。作者认为中西方存在两种不同的范畴观:西方强调“甲乙分立才是两个范畴”,中国强调“甲乙包含就有两个范畴”。从逻辑上讲,“甲乙分立”可能形成甲和乙的“交集”,“甲乙包含”则不可能有交集,因为乙是甲的“子集”。“分立”跟“离散”类同,但是“包含”不同于“连续”,连续范畴虽然中间是连续的,但两头还是分立的,不是包含关系。着眼于“分立”和“包含”的区别能更好地说明中西方在语言上的差异:西方的语言(指印欧语)及对语言的研究以范畴的分立为常态,中国的语言(指汉语)及对语言的研究以范畴的包含为常态。前者视范畴“分立”为常态,是范畴的“是”观,强调逻辑理性;后者视范畴“包含”为常态,是范畴的“有”观,强调逻辑理性跟历史理性一致。作者进一步指出:这样区分两种范畴观能更好地阐释中国概念,说明中西方思想、行为、文化的异同。

陆俭明的论文《重视语言信息结构研究 开拓语言研究的新视野》主张重新认识语言的功能和语言的本体性质,尝试探索一种新的视角——从汉语信息结构切入来分析汉语语法,揭示汉语特点。作者认为,语言最本质的功能是传递信息;语言本身则是一个声音和意义相结合的具有层级性的复杂符号系统。而之所以如此,正是由

“传递信息”这一语言最本质的功能决定的。论文简要说明句子所传递的信息不等于句子的意义本身,扼要介绍了国内外对语言信息结构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重点解析了句子结构和句子信息结构之间的关系,说明了这种新的视角探索汉语特点的实际效应。

戴庆厦的论文《再论汉语的特点是什么》是从景颇语来反观汉语特点,体现了一种独到的视角。作者认为认识一种语言的特点主要有两种方法:一是分析这一语言内部的特点,并通过各要素的比较,获取这一语言整体特点的认识;二是通过不同语言的比较,包括有亲缘关系的语言比较和无亲缘关系的语言比较,从异同的比较中获取对这一语言特点的认识。作者对景颇语有很深的研究,因此从景颇语来反观汉语特点,这种探索具有理论价值。论文通过景颇语和汉语的比较认为:汉语的主要特点或起主导作用的特点是超分析性;“超”字的特点表现在单音节词的数量、义项扩大能力、词的活用能力、韵律手段、歧义现象等诸方面。作者的结论是由于分析性语言缺少形态变化,必定会寻求适合自己语言特点的表达手段。

史有为的论文《汉语“时体”的再认识》以汉语中的“了”为核心,重新审视汉语的“时体”。“时体”是一种语言最基本的范畴之一,突破传统研究的框架,重新审视,就会产生“再认识”的成果。作者在“引言”中申明:论文不打算引西方之经、据外来之典,只是试着从汉语自身真实情况出发,对汉语较为重要的一些时体现象做实验性论证,在理论上厘清或阐释有关概念,以期对时体概念及其内部容纳、对具体时体标记内涵的认识有所触动。作者指出:时体研究可采用“剥离法”确定“时体”的本质功能,并可设置基础语境认识“时体”。对应不同的形式层次,有不同宽度的时体,不能以附着于动词或句子而简单决定“动相”与“事相”。论文的结论是,“了”的“完句”等因素剥离后,显现“了”的本质功能:“了<sub>1</sub>”应是动作的“完成”,而非“实现”;“了<sub>2</sub>”是“说话时为止的新情况实现”。而某些“体”中含有主体性关注,应可分离出“样貌”(posture)因素。

王珏(与毕燕娟合作)的论文《语气词“啊”三分及其形式与功能》是作者多年来对汉语语气词系统重新审视的成果之一。汉语的语气系统是个复杂而又不容忽视的范畴,充分体现了汉语的特点,学界对此虽有个案考察,但缺乏系统、全面的研究。作者认为研究语气词这种分布复杂、功能多样的词类,需要提出功能系统和功能模式两个假设,前者有助于确定宏观位置,后者有助于具体刻画描写。作者认为汉语语气词“啊”看起来简单实际上不简单,鉴于已有研究对“啊”的形式描写与功能阐释都存在不足和严重分歧,作者立足汉语事实,运用已经提出的形势依据和功能模式,将现代汉语“啊”一分为三:“啊<sub>1</sub>”附着于述题亦即句末,“啊<sub>2</sub>”附着于话题,“啊<sub>3</sub>”附着于话题与述题的句法成分、逻辑成分和音乐成分。形式上,三个“啊”所附对象的层次递降,同现要素递减,连用能力与隐现自由度递降,功能上所表主观性递减,交互主观性递增。

## 二

本年刊的一个亮点是展示了中年学者的成果,他们是现在坚守在第一线的专家们,除了部分“50后”学者,主要是“60后”群体。纵观近两年的汉语研究动向,我们欣喜地看到中年学者已经形成了学术主体,成为汉语研究的中坚力量,他们的丰硕成果展示了这个群体的学术风貌。他们继承了老一辈学者的传统,为进一步探索汉语的个性化特征而辛勤耕耘。从本刊遴选、录用的论文来看,他们的成果体现了对汉语本体研究的“有效拓展”:一方面是研究广度的拓展,另一方面是研究深度的拓展。

### (一) 研究广度的拓展

研究广度的拓展指以汉语研究为核心,向相关领域的探索,而研究范围的拓展有利于汉语研究的深化。

吴福祥的论文《汉语方言中的若干逆语法化现象》将考察范围转向汉语方言,而且探索的是逆语法化现象,颇有新意。通常来看,语法化是人类语言普遍可见的语言演变现象,也是语言演变特别是语法和语义演变的规律性过程。在以往的语法化研究中,语言学家除了揭示大量的语法化现象外,也发现少数违逆语法化原则的“去语法化”或“逆语法化”现象。这些研究无疑加深了我们对语言演变性质和机理的认识。论文展示了汉语方言里四种逆语法化演变,即“并列连词>伴随介词”“处所介词>处所动词”“与格介词>给予动词”和“比较介词>比拟动词”。作者认为这些逆语法化的发生与汉语的类型特征密不可分,质言之,上述特异的语法演变归因于汉语特异

的结构类型。

方梅的论文《负面评价表达的规约化》立足话语分析,将说话人的主观性负面评价表达推及规约化范畴。作者强调,负面评价表达的规约化指的是负面评价解读难以从其构成成分的意义直接获得的语用现象。论文认为从规约化程度来看,负面评价构式可以分为词汇构式和语法构式两类。词汇构式只具极有限的可替换性和极低的能产性,俗语化程度高;而语法构式具有一定的可替换性和能产性。负面评价表达的规约化程度与其句法分布和话语分布密切相关。评价解读对语境的依赖程度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其规约化程度差异,对会话序列依赖较强的构式规约化程度相对最低。构式意义的产生有特定句法环境中的语境吸收,也有对其会话环境的语用意义的吸收。

张云秋(与李若凡合作)的论文《普通话儿童早期语言中的情态量级》将视角深入儿童语言习得领域。论文基于三名普通话儿童自然产出的语料考察儿童情态量级的早期习得,穷尽性统计数据表明早期儿童对情态量级已经习得,除个别情态词习得受到句法共现条件制约外,情态量级基本按从可能到必然的顺序习得,这个顺序符合不同情态量级概念的语义解释及其语义形成和理解难易度。从情态副词和情态词连用的习得时间上看,儿童03;04;06岁主观性逐渐发展成熟并能对情态值进行调节、对主观性进行量化。论文的数据也表明:早期儿童开始显现一定的语用能力并对人际功能有所理解,已经具备了对可能世界的常识性认知及一定的推理能力。

施春宏的论文《构式语法的理论路径和应用空间》讨论当代构式语法理论研究路径及其应用研究空间。论文简要概括了国内外构式语法研究的基本态势,讨论了基于使用的语言观和构式语法互动观的基本理念,从基本观念和分析方法、构式系统及其运作机制、构式特征和用法三个方面概括了构式语法理论研究的基本路径。在此基础上,作者将探索思路延伸到应用领域,从二语习得、二语教学及其他应用领域三个方面探讨了构式语法应用研究的主要空间。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基于论文的阐述,提出构建应用构式学的设想,这是对外汉语教学理念和方法的一种创新。

杨永龙的论文《结构式的语法化与构式演变》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对结构式的语法化及相关问题进行了梳理,提出了“构式化”的概念,拓展了历史语言学关于“语法化”的研究空间。论文主要梳理了实词虚化与结构语法化的关系、传统结构式与构式的关系、构式意义与相关虚词意义的关系、结构式语法化与构式语法化的关系等问题。作者认为,汉语研究在关注构式意义与动词的关系的同时,要进一步关注构式意义与相关虚词意义的关系;在继续做好实词虚化研究的同时,应该进一步拓展结构式的语法化研究,关注相关的构式化及构式变化。

## (二) 研究深度的拓展

研究深度的拓展指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更换视角,创新思维,从而拓展汉语研究的深度,发现更多汉语的本来面貌。

刘丹青的论文《汉语动补式和连动式的库藏裂变》针对形式语言学忽视连动式的独立句法地位而将连动式视为主从或动补等结构,以及某些类型学文献在连动式中包含动结式和动趋式材料的现象,作者从库藏类型学的库藏裂变观念出发,通过多侧面的句法和韵律事实论证了现代汉语动结式和动趋式虽然语源上来自连动式,但是在共时层面已裂变为无关的句法构式,由不同的句法规则生成,受不同的句法条件制约。它们在母语人的句法(构式)库藏中已经分置于不同的仓位,无法再归入同一大类的构式。涉及的测试角度有论元共享、增容扩展能力、体貌标记、可能式转换、方言补语标记、韵律特征等。论文的论证与结论体现了作者具有个性化的研究深度拓展。

袁毓林(与刘彬合作)的论文《“什么”句否定意义的形成与识解机制》对汉语中常见的“什么”表否定的现象进行了深入的论证和解释。论文主要分为四个部分:(1)描写了“什么”句表示否定意义的七种主要环境,指出这种“什么”句主要表示对某种事物(或性状、行为、观点等)的合理性的否定,也就是认为它不具有合理性。(2)指出疑问代词“什么”表示否定往往是对“引述内容”的否定,是一种元语言否定(即语用否定),而不是语义否定。(3)着重揭示了“什么”句表示否定意义的内在原因:“什么”所否定的对象在意义上往往具有“反通常性”的特点,说话人由反常的迹象而心生疑惑,在“疑善信恶”原则的指导下,对相关的事情进行否定性猜测,即不相信某种正面和积极的可能性,转而相信某种负面和消极的可能性,从而使得整个“什么”句涌现出否定意义,即否定某种事物或行为的合理性。(4)探讨了疑问和否定的相通性:疑问和否定都是一种否定性语境,都具有向下蕴涵的语义

推理特点，并且可以允准否定极项。

王灿龙的论文《“前、后”的时间指向问题新探》是对“前、后”两个常用方位词的时间指向的重新审视。作者认为，学界常用“时间在动”和“人在动”这两个隐喻模式分析“前、后”表“过去”和“将来”的用法，而至于“前、后”是如何跟“过去”和“将来”相关联等问题，则鲜有讨论，以致相关分析未能触及本质问题。论文通过对“前、后”由空间域到时间域投射情况的考察发现“前”表过去、“后”表将来无标记用法，“前”表将来、“后”表过去是有标记用法。在此基础上，作者区分时间词语和时间表达方式的不同情况，对“前、后”时间词语表过去或表将来的用法做统一的分析和解释。研究表明“前、后”时间指向的问题关涉三个方面的因素：构式类型、表达视角和参照时间。

储泽祥（与王艳合作）的论文《汉语 OV 语序手段的指称化效用》深入考察汉语的语序类型。作者认为，汉语的语序类型是汉语学界历来争论的一个焦点问题，分歧主要在于如何确定汉语是 VO 型还是 OV 型语言，这只能说明汉语的语序有自身的特点，不是现有语序类型能简单概括的。OV 语序是汉语的一种重要语法手段，具有指称化效用。OV 语序的指称性在汉语中表现出不同的层级：OV 式名词指称现实中的事物，指称性最强；OV 独立结构既能表示指称，又能表示性状；做定语的 OV 结构自足性不强，表示某种性状。V 的动词范畴在指称化的 OV 结构中受到磨损，OV 短语构成小句时必须修复 V 的范畴磨损，增强 V 的陈述性。

李劲荣（与陆丙甫合作）的论文《论形容词重叠式的语法意义》是对汉语形容词重叠用法的一种深化考量。作者认为，关于汉语形容词的重叠用法，学界已有研究通常采取的是归纳法。虽然用归纳法得出的结论有一定的说服力，但问题在于：一是不全面，不能从更高层次上驾驭该种语法形式的使用情况；二是使语言形式表现为离散性，离散性割断了语法现象之间的联系，忽视了语言发展的动态变化，当然也就看不到语言现象更本质的方面。论文遵循语法形式“可能性——现实性——功用性”这一操作路线，将形容词重叠式的语法意义概括为：在具体的事件性场景中对事物的声色形貌和动作的情状方式进行足量的描绘。它包含三层意思：(1) 形容词重叠式表示描绘意义；(2) 这种描绘性意义是在具体的事件场景中实现的；(3) 在具体场景中进行描绘的目的就是要“足量”，从而表达说话人的主观估价和感情色彩。

### 三

在 2016 年刊中，我们就指出，青年一代学者的崛起是汉语研究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在 2017 年刊中，我们进一步强调，学术研究源远流长，可持续发展依赖于年轻一代学者群体。基于这个思路，我们每期年刊都会转载部分青年学者的成果，这将成为本刊的传统。事实证明，以“70 后”为主体的青年学者正在逐渐形成合力，成为未来汉语探索的主力军，我们在他们身上寄托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希望。本刊今年再次推介几位青年学者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充分体现了青年学者在汉语探索中的“出色承继”，这是对学术传统的承继，也是对研究理念的承继，展示了他们自身的学术素养和研究潜力。

董秀芳的论文《主观性表达在汉语中的凸显性及其表现特征》讨论汉语中的主观性表现特征。按照 Lyons (1977) 的说法，所谓主观性指的是说话人在说出一段话的同时表明自己对这段话的立场、态度和感情，从而在话语中留下自我的印迹。事实表明，汉语十分重视区分客观性表达与主观性表达，近年来的一些研究已揭示出了汉语中的很多具有主观性的表达，包括具有主观性的虚词、句式和词法形式。作者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主观性表达在汉语中具有十分凸显的地位，汉语中大部分语法形式的建立都与表达主观性相关，汉语中不少语法形式上的对立就是体现客观性与主观性的不同，并对汉语中主观性的各种表现及特征作了简要的概括。

完权的论文《“领格表受事”的认知动因》是对汉语中“领格表受事”现象的解释。吕叔湘 (1946) 指出了汉语中的此类现象，并将其句法语义性质概括为：“N 的”表面上是“领属性修饰语”，但 N“实际上代表动作的对象”，如“抓他的手”。论文基于语言事实指出，这种结构存在的动因不是词汇缺项、句法缺位或语义不显，其句法语义性质和离合词、与格结构的关系不大，而和双及物构式联系紧密。这两种结构因不同的交际诉求，而对同一事件采取了不同的概念化方式。“领格表受事”突显双及物事件中的对象，造就了认知上的参照体结构和语法上的领属结构。领属结构有能力表达非领属义，一般“领属结构”和“领格表受事”具有认知和语法上的一致性，在语义上是

连续性的包含关系,其中的“的”都有“提高指别度”的功能。

周韧的论文《汉语韵律语法研究中的轻重象似、松紧象似和多少象似》借鉴“象似性”概念讨论汉语的韵律语法问题。论文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论述:(1)简要回顾了基于重音理论的汉语韵律语法研究,认为在大格局上,重音理论在汉语韵律语法研究中面临两大难题:第一是汉语并没有明确的词重音,因此汉语重音理论缺乏实证基础;第二是汉语重音现象存在着方言差异,但汉语韵律语法现象却具有跨方言的一致性。(2)回顾和评述了汉语韵律语法研究中的“松紧象似”原则,作者赞同句法成分之间的韵律松紧关系象似它们之间的语义语用松紧关系,但是通过具体的实例可以发现,句法成分之间的松紧关系并不能决定成分本身单双音节的韵律选择,1+2式和2+1式本身并无天然的松紧之分。(3)提出汉语在韵律语法现象上展现了音节计数的特点,这个特点是由汉语是一种单音节语的本质决定的。由此作者在轻重象似和松紧象似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多少象似”原则,认为信息量相对大的成分在音节数目上相对多,信息量相对小的成分在音节数目上相对少。

综上所述,通过本刊转载的这些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读者们能窥见近两年汉语研究的态势。老一辈学者不忘初心,孜孜不倦,展示了他们的“独特路径”;中年学者勇于担当,坚守一线,对汉语研究的广度和深度进行了“有效拓展”;青年学者勇于进取,迅速成长,体现了他们的“出色承继”。老中青三代学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正在为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汉语言学而努力拼搏。我们相信,富有责任感的中国学者一定会不负众望,在国际语言学界开创一片属于我们自己的新天地。

《汉语言学新视界》编委会

# 汉语 OV 语序手段的指称化效用\*

储泽祥 王 艳

**提 要** OV 语序是汉语的一种重要语法手段,具有指称化效用。OV 语序的指称性在汉语中表现出不同的层级:OV 式名词指称现实中的事物,指称性最强;OV 独立结构既能表示指称,又能表示性状;做定语的 OV 结构自足性不强,表示某种性状。V 的动词范畴在指称化的 OV 结构中受到磨损,OV 短语构成小句时必须修复 V 的范畴磨损,增强 V 的陈述性。

**关键词** OV 语序 语序手段 指称化 范畴磨损

## 一 引 言

汉语中存在如下语言现象:

- |                |            |
|----------------|------------|
| (1) a. 不认识一个人。 | b. 一个人不认识。 |
| (2) a. 卖房子。    | b. *房子卖。   |
| c. 卖了房子。       | d. 房子卖了。   |
| (3) a. 茶叶收购    | b. *茶叶收    |
| c. 茶叶收购过。      | d. 茶叶收过。   |
| e. 茶叶不收购。      | f. 茶叶不收。   |

这些现象包含着一个共同的问题——OV 语序。为什么有的 OV 语序能够成立,有的却不能?这些 OV 语序背后隐含了什么样的共同特征?这些问题引发我们在类型学背景下重新思考汉语的语序争议问题。

汉语的语序类型是学界争论的一个焦点问题,分歧主要在于汉语是 VO 型还是 OV 型语言,目前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SVO 说,Teng(1975)、Light(1979)、Sun & Givón(1985)等;SOV 说,Tai(1973)、Li & Thompson(1975)等;VO、OV 混合说,金立鑫、于秀金(2012)等。

“Lehmann 认为,首先,从一般类型的观点看,主语的词序是不相干的,因此我们确实可以只研究两种主要的语言类型,OV 型和 VO 型。”(Comire,1989/2010: 109)“不相干”实际上是指主语不影响语序类型的研究,不是一个重要参数。本文主要关注汉语中 V、O 这两个参数的顺序。

S、O、V 是类型学上确定一种语言的语序类型的基本参数,即通常所说的主语、宾语和动词。类型学研究主要采用句法语义标准来确定不同语言的语法范畴(Greenberg,1963; Croft,2003)。这种标准适用于汉语,刘丹青(2003: 78)基于介词在小句语义结构中的赋元作用,采用语义—功能标准将介词定义为“赋予间接题元的虚词”。本文以句法语义为标准确定 S、O、V 的内涵。主语和宾语二者都是原型范畴,施事和受事是最典型的主语和宾语。为便于考察,本文从最典型的主宾语成分入手,S 限于施事成分。汉语中的宾语成分语义类型很丰富,《汉语动词用法词典》(孟琮等编,1999)中名词宾语共分十四类。我们将 O 成分限于受事成分和对象成分这两类,V 和

\* 本文初稿曾在“首届名词及相关问题研究学术讨论会”(2015 年 8 月,湖南邵阳)上宣读,衷心感谢与会专家和《世界汉语教学》审稿专家提出的宝贵建议。文中若仍有错谬,作者自负。

它们的关系分别是动作与受事、动作与对象。O 都是名词性成分，由名词、名词性短语、人称代词构成。

刘丹青(2001)认为汉语方言存在如下等级序列：粤语(最强的 SVO)—官话(温和的 SVO)—吴、闽(最弱的 SVO，最明显的 SOV 倾向)。虽然 SVO 语序在汉语方言中存在强弱的差异，但已有学者通过统计数据证实汉语普通话具有强烈的 SVO 语序倾向(屈承熹, 1984; Sun & Givón, 1985; 曹聪孙, 1996)。为验察汉语的基本语序倾向，我们选取莫言的《白棉花》这篇 5 万余字的小说为封闭语料，考察 VO 语序和 OV 语序的出现频率。为降低文本识别的复杂性，统计中将 O 限于受事成分和对象成分，以 VO、OV 句子出现的频次做对比。我们以陈述句为考察对象，复句拆开以单句计。在不影响句义的情况下，忽略复句衔接词和其他衔接性话语和引述性成分。统计数据如表 1、表 2 所示：

表 1 《白棉花》中的 VO 语序句型分布情况

VO 语序	动宾句 VO	连动句 V <sub>1</sub> O <sub>1</sub> (V <sub>2</sub> O <sub>2</sub> )……	双宾语 VO <sub>1</sub> O <sub>2</sub>	兼语句 VO	连动句 V <sub>1</sub> OV <sub>2</sub>	合计
数量	540	68	14	13	9	644

表 2 《白棉花》中的 OV 语序句型分布情况

OV 语序	“把”字句 (S)OV	无标记被 动句 OV	有标记被动句 <sup>①</sup> OV、OSV	周遍句 OV、SOV	主谓谓语 句 OSV	连动句 V <sub>1</sub> OV <sub>2</sub>	连字句 SOV	兼语句 OV	合计
数量	88	28	25	15	10	9	2	1	178

统计中发现 9 例 V<sub>1</sub>OV<sub>2</sub> 语序的连动句和 1 例包含 VO、OV 两种语序的兼语句，我们将其分别计入 VO 和 OV 两种语序类型。由统计数据可知，汉语中 VO 语序的句子约占 78.3% (644/822)，而 OV 语序的句子仅占 21.7% (178/822)，汉语表现出强烈的 VO 语序倾向。

统计中我们发现，汉语中 OV 语序的句型和数量也不少，那么这些 OV 语序为什么会出现呢？目前可见的研究成果多从认知、语义、语用、功能角度做出解释，这些探索无疑具有重要意义，但似乎都未能从根本上解释汉语 OV 语序存在的原因。我们试图在类型学背景下寻求这一问题的答案。

SVO 语序是汉语的基本语序，OV 语序可能是汉语历时发展演变的结果。除此之外，是否存在其他原因？语序是一种语法手段，OV 语序是不是汉语的内在需要？汉语和英语都以 SVO 为基本语序，为什么英语中却不允许出现 OV 语序？

“如果一种语言里动词后置于名词性主语和宾语是优势语序，那么这种语言几乎都具有格的系统。”(Greenberg, 1963) SOV 型语言经常利用“主格”“宾格”来区分 S 和 O，这样可以避免将宾语作为话题或将主语作为焦点构成的 OSV 语序产生歧义，因为单靠语序不能起到区别作用(Comrie, 1989/2010: 250)。可见，SOV 型语言倾向于使用形态手段表示语法范畴。而 SVO 型语言通常没有丰富的形态变化，倾向于利用语序手段来区分“主语”和“宾语”，动词前为主语，动词后为宾语。

英语的基本语序经历了由 SOV 向 SVO 的演变，演变过程中其形态大量简化，其直接结果就是：一方面语序的作用更为重要；另一方面，原来用形态表示的语法意义逐渐用虚词来表示，原来用形态表示的范畴逐渐采用分析式手段(Barber, 2009: 170–171)。现代英语的基本语序是 SVO，但是它由 SOV 语序演变成 SVO 的过程中保留了部分形态变化，这些形态手段仍然可以用来表示不同的语法范畴和语法意义。因此，英语中的语序手段相对于汉语来说利用得较少，英语的语序限制更为严格，一般不允许出现 OV 语序。

而汉语没有形态变化是从古至今的一个基本特征，在历时上具有一致性。不论汉语原来的基本语序是怎样的，都不影响汉语的这一特征。在这种情况下，汉语无法利用形态手段，语序必然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所以汉语更依赖语序手段。

① 指包含被动标记“被”“叫”“给”“让”“由”的被动句。

那么,OV语序作为一种语法手段在汉语中发挥何种效用呢?目前已有学者注意到汉语中的OV语序具有指称作用,但数量极少且讨论仅限于词法层面和标题语言(邢福义,1994;尹世超,2001;肖娅曼,2007)。语序一直是汉语研究中的热点问题,但是OV语序作为一种语法手段在汉语中的作用尚未引起足够重视,目前汉语语法研究对OV语序的作用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本文拟就汉语OV语序手段的指称化效用做进一步探索。

本文语料主要取自当代文学作品<sup>①</sup>、北京大学CCL语料库和国家语委现代汉语平衡语料库，部分语料取自前人论著和网络。为行文简洁，部分例句做了必要简化。

## 二 OV 语序手段的指称化表现

朱德熙先生最早使用“指称”“陈述”概念对谓词性主宾语进行分类，指出指称性主宾语可以用“什么”指代，陈述性主宾语只能用“怎么样”指代（朱德熙，1982：101—102、124）。语言研究者们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指称—陈述”理论。

周国光(2004)指出,指称、陈述和修饰是语言的基本表达形态,它们与词类、句法位置和意义之间存在基本对应关系。我们将其列表如下:

表3 三种表达形态与词类、句法位置、意义的对应关系

表达形态	指 称	陈 述	修 饰
词类	体词性成分	谓词性成分	饰词性成分
句法位置	主语、宾语	谓语、补语、状语	定语、状语
意义	名称	命题或断言	属性或状态

体词的指称性最强,谓词的陈述性最强。体词和谓词由于陈述义强弱的不同形成一个连续统,王珏(2005)将体词和谓词的语法意义和语法功能的过渡状态表述为如下序列:

张伯江(1994)指出“名词—非谓形容词—形容词—不及物动词—及物动词”这一序列靠左端者空间特征最强,靠右端者时间特征最强,中间是过渡段。从这两个序列可以看出,“名词—形容词—动词”的陈述性、时间性逐渐增强,指称性、空间性逐渐降低,指称性和陈述性、时间性和空间性之间呈此消彼长的关系。

本文所说的“指称化”指的是 OV 语序相对于 VO 语序来说,其陈述功能减弱。OV 语序的指称化包括不同的层级,与汉语中不同的语言现象相对应。

## 2.1 表示指称的 OV 式名词

OV式名词是OV语序指称化的最高阶段,完全表示指称意义。此类名词在现代汉语中成类地存在,如“牙刷、冰雕、眼罩、口罩、灯罩、瓶盖、锅盖、手套、鞋套、黑板擦、指甲剪”等。肖娅曼(2007)将这类名词的构成方法称为“OV逆序构词法”,并指出这种构词法在上古已经出现,如“宝藏、月食、周颂、礼记”等。OV式名词直接指向某种概念,其指称性最强。这类名词中的V都是单音节,有的可以加“子”“儿”等名词性后缀构成名词,如“刷子、套子、擦儿、盖儿”。这些名词的方言色彩和口语色彩较浓。部分OV式名词也可以添加此类后缀,如“牙刷子、鞋套子、黑板擦儿、锅盖儿”。“OV逆序构词法”是古汉语遗留的方式,在现代汉语中不强势。

汉语中也存在很多VO语序的名词，如“司机、将军、理事、干事、点心、掌柜、司令、管家、报表、保镖、知己、写

<sup>①</sup> 本文选用的当代文学作品有：张炜《曙光与暮色》、莫言《怀抱鲜花的女人》、钱钟书《围城》、迟子建《北国一片苍茫》、中国作协《小说选刊》选编《2011中国年度短篇小说》。

意、顶针、枕头”等。有些 VO 式名词是由历史遗留下来的或书面色彩极浓,其合成方式不太容易识别。如“点心”的原义是吃少量的东西充饥,“点心”在方言中具有“点饥”的动词用法(《现代汉语词典》(第 6 版)291 页)。还有的 VO 式名词来源于其他语言,如“干事”源自日语。有的 VO 式名词倒过来也能说,比如“司机”在笔者的家乡话(安徽无为)中就是“机司”。我们查阅《汉语方言大词典》(1999: 1628)发现“机司”的说法在安徽、云南、江西、福建、广西的多地方言中都存在。有的 VO 式名词对应的 OV 式已有其他语义,因此不宜采用 OV 式。如“理事”倒过来为“事理”,“事理”已经具有“事情的道理”的意义。

董秀芳(2011: 158 – 167)指出,汉语中动宾式双音词的词汇化程度不是很高,因为动宾结构中 65% 以上都是离合词。动词和宾语属于句子的主干成分,携带了重要的句法和语义信息,是人们理解句子时注意的焦点,因此不容易丧失句法性质而降格为词(同上)。因此只有当动宾关系较弱时,VO 式才容易构词。VO 式名词的构造中倾向于选用黏着语素,有的黏着语素构成的 VO 式名词已经完全词汇化了,如“司令、司炉、知己”。我们考察 VO 式名词发现,部分 VO 式名词具有两种意义,当 V 和 O 之间的动宾关系凸显时为动宾短语,当动宾关系不凸显时为名词,如“管家、枕头、垫肩”。

需要说明的是,成不成词并不是 OV 指称化的关键,并不是说 OV 成词,VO 就不能成词;也不能简单地说,OV 成词能力比 VO 强。但是如果 O、V 都是一个词,那么 OV 式成词的可能性比 VO 式大。由于汉语表现出强烈的 VO 语序倾向,为了避免造成词和短语的歧义,VO 语序不是汉语构词的首选语序,OV 式名词更能适应汉语的整体语序特征。

## 2.2 表示指称和性状的 OV 独立结构

OV式独立结构独用时具有指称功能,做定语时具有修饰功能。此类结构在汉语中成类地存在,如“古迹介绍、资料分析、方言调查、环境污染、产品回收、财产申报”。邢福义(1994)认为这种结构是为了满足“造名”的语用需要而发生的语序异变,具有名词化倾向。肖娅曼(2007)认为这种结构是“OV逆序构词法”的进一步扩展,文中将其称为“OV逆序法”。OV独立结构具有较强的能产性,表示某种活动。如:

- (4) 薪水调查、土地调查、读者调查、人口调查、消费者调查、民间舆论调查  
案例分析、言语分析、心理分析、背景分析、九宫格分析、身体素质分析  
药物申报、税务申报、专利申报、项目申报、硕士点申报、成交价格申报

OV 独立结构多出现在正式文体中,能够独立充当主宾语。从语义上看,V 和 O 是动宾关系;从句法上看,是定中关系——V 是核心,O 是修饰成分。这种结构经常用作报纸杂志的栏目名称和书名,如“学科介绍、书刊简介、豇豆栽培”等。尹世超(2001: 34-38)指出动词后置倾向是标题语言的特点,OV 语序标题的内部结构是“对象定语+动词中心语”,构成的偏正短语是体词性结构,具有称名功能。

我们将此类 OV 结构转换成 VO 结构,二者在句法上的表现不同:

- (5) a. 有效的方言调查  
c. \*有效地方言调查  
e. \*慢慢方言调查  
g. \*在杭州方言调查

b. \*有效的调查方言  
d. 有效地调查方言  
f. 慢慢调查方言  
h. 在杭州调查方言

郭锐(2002: 92)指出,具有“陈述”性表述功能的“可以受状语修饰”,具有“指称”性表述功能的“可以受定语修饰”。一般说来,能够受介词短语和重叠式状态形容词直接修饰的是动词性成分(石定栩,2001),能够受“的”字结构修饰的是体词性成分(刘月华等,2001: 475 – 483)。OV 结构和 VO 结构的上述表现显示 OV 结构的指称性强,VO 结构的陈述性强。

OV 独立结构可以做定语, 表示某种性质。如:

- (6) 古迹介绍工作
  - 方言调查活动
  - 产品回收途径

资料分析任务  
环境污染问题  
财产申报程序

OV 结构做定语与 VO 结构有所不同：OV 倾向于不加“的”，VO 则必须加“的”。如：

- |               |          |
|---------------|----------|
| (7) a. 环境污染问题 | 财产申报程序   |
| b. 环境污染的问题    | 财产申报的程序  |
| c. * 污染环境问题*  | * 申报财产程序 |
| d. 污染环境的问题    | 申报财产的程序  |

OV 结构处于“指称—陈述”的中间过渡状态,可以用作修饰功能,能够直接做 N 的定语。而 VO 结构是动词性成分,必须加“的”才能做定语。“定语身上加不加‘的’往往反映的是临时属性和稳定属性的差别”(张伯江,2011)。上例中的 b 式是语义的临时组合,结构松散;a 式则不是临时组合,稳定性强。a 式比 b 式更自然,更为简洁凝练,整体性更强。VO 结构是动宾短语,OV 结构更接近于词。

OV 结构做定语的结构就是邢福义(1994)所说的“对象 N+V+管界 N”造名结构,我们按照本文的定义将其称为“OVN 结构”。这种结构的特殊之处在于 OV 和 VN 都可以单独成立,例如“环境污染问题”中“环境污染”和“污染问题”都能够成立。邢先生认为 OV 关系更密切,在语义组合上是“OV+N”,即语义上 V 先指向对象 O,再与管界 N 发生关系。我们发现有的“V+N”单独成立时会有歧义,或者与“OVN 结构”中的语义不一致。例如:

- |            |          |             |
|------------|----------|-------------|
| (8) 古迹介绍工作 | 古迹介绍(动宾) | 介绍工作(定中/动宾) |
| 方言调查活动     | 方言调查(动宾) | 调查活动(定中/动宾) |
| 路灯维修电话     | 路灯维修(动宾) | 维修电话(定中/动宾) |
| 古迹介绍行家     | 古迹介绍(动宾) | 介绍行家(动宾)    |
| 中药收购店铺     | 中药收购(动宾) | 收购店铺(动宾)    |

OVN 结构中的 VN 是定中关系,独立的 VN 可能是定中关系,也可能是动宾关系。“介绍行家、收购店铺”语义上与“OVN”结构中不同,即使加“的”构成“介绍的行家、收购的店铺”也难以理解成 OVN 结构中的语义。可见,邢先生的判断是非常准确的。

OV 结构中的 V 都是双音节,在结构中其时间意义弱化,空间性增强,V 的动词范畴受到磨损,失去了典型动词的一些功能。从上面的例子中可以看到,“介绍工作、调查活动、维修电话”既可能是动宾短语,也可能是定中关系的名词性短语。而 OVN 结构中的 VN 一定是定中关系,因为 OV 结构中的 V 的动词范畴受到磨损,其动词性不强,不能与后面的 N 构成动宾关系,只能构成定中关系,V 表现出修饰功能。

当 OV 结构中的 V 是名词兼动词的时候,OV 独立结构更容易成立,但是 V 没有兼类时一样更容易造名,例如“军马饲养方法、古籍整理专家、物价调控措施、机票购买手续、论文指导教师”等。我们认为并非只有动词性低的 V 可以进入 OV 结构构造名词性成分,不管 V 原来的动作性如何,V 进入 OV 结构之后其动词范畴必然会受到磨损,这是 OV 结构表示指称的需要。

OV 独立结构中的 V 都是双音节,一定程度上是受到韵律的影响(周韧,2006),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双音节动词动作性比单音节动词弱,这与 OV 结构的指称功能相适应。王冬梅(2001)以统计数据证实双音节动词比单音节动词更容易名化,张国宪(2004)指出双音节动词在保留原有意义和语法特征之外,增加了指称的名称意义和主语、宾语的语法功能,而单音节动词的动作性强,与 OV 结构整体的指称性不一致,因此难以进入 OV 结构。正如周韧(2006)等所述,汉语组配受到韵律影响,如“制茶方法、产粮企业、录音带、制铁车间”等,V、O 都是单音节形式,所以用 VO 式而不是 OV 式充当定语。这个方面有待以后继续研究,本文只能留下遗憾。

此外,我们注意到成分 O 一般不能为具体名词,因为具体名词做宾语会凸显动宾关系,也就加强了 V 的动作性,与 OV 结构的指称性相矛盾。如:

- |          |        |
|----------|--------|
| (9) 药材收购 | * 当归收购 |
| 钟表修理     | * 手表修理 |
| 环境污染     | * 公园污染 |
| 古迹介绍     | * 长城介绍 |

OV 独立结构转换成 VO 语序都能成立,但不是所有的 VO 结构都能转换成 OV 语序,OV 语序的成立受到较大的限制。指称化的 OV 独立结构能否成立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这一问题我们将另文讨论。

近来流行的“颜值担当、实力担当、技术担当”也是 OV 语序构造的名词性结构。它们只有指称功能，没有修饰功能，功能上更接近 OV 式名词，用以指称承担某种任务的人。如：

- (10) 《琅琊榜》的颜值担当还是胡歌
- (11) 《刑警队长》剑走偏锋，祖峰成为脑力担当
- (12) \* 颜值担当任务
- (13) \* 脑力担当活动

### 2.3 表示性状的 OV 结构

汉语词法层面存在很多 OV 结构做定语构成的名词性结构，我们将其记作 OVX 型名词性结构。其中 X 可以是施事、处所、工具、方式、材料或时间(何元建, 2004)。此类结构多出现在正式文体中，与上一类 OV 独立结构不同，具体表现为：自足性不强，一般不能单独成立；不具备空间上的可计数性，不能受数量词修饰；体现内涵意义，表示某种性状。可见，此类 OV 结构的指称性比上一类弱，处于指称——陈述的中间状态，具有修饰功能。如：

- |            |        |
|------------|--------|
| (14) 广告复印纸 | * 广告复印 |
| 期刊阅览室      | * 期刊阅览 |
| 教学辅助设备     | * 教学辅助 |
| 鲁迅纪念日      | * 鲁迅纪念 |

周韧(2007)指出这种 OVX 结构中间不能加“的”，如“\* 广告的复印纸、\* 期刊的阅览室”等不成立。此类 OVX 型名词性结构一般没有对应的 VOX 型结构(何元建, 2004)。如：

- |              |         |
|--------------|---------|
| (15) * 复印广告纸 | * 阅览期刊室 |
| * 辅助教学设备     | * 纪念鲁迅日 |

汉语中也存在 VOX 型名词性结构，其中 V、O 为双音节的数量极少，而单音节的数量却很多(何元建, 2004)。例如：

- |            |        |        |        |     |
|------------|--------|--------|--------|-----|
| (16) 制造谣言者 | 贩卖毒品集团 | 表彰劳模大会 | 审查资格小组 |     |
| (17) 造谣者   | 管家婆    | 理发师    | 计数器    | 洒水车 |
| 洗手间        | 留言簿    | 洗澡堂    | 投票日    | 发财梦 |

双音节倾向于采用 OVX 结构，而单音节倾向于 VOX 结构(程工、周光磊, 2015)。排除韵律因素的影响，我们认为其原因是：单音节 VO 的动宾关系很明晰，二者结合紧密，在语义切分时容易作为一个整体；而双音节 VO 的动宾关系往往较弱、较为松散，因此语义切分时容易产生错误，如“复印/广告纸、阅览/期刊室、辅助/教学设备、纪念/鲁迅日”。

上面列举的双音节 VOX 结构实际上也可以转换成 OVX 型，转换后语义分析更通畅，指称性更显著。V 和 O 都为单音节 OVX 型结构的数量极其有限，如“肉食者、客运员、货运司机”(程工、周光磊, 2015)。这种倾向性说明 OV 语序作为汉语的一种语法手段，具有降低语言处理难度的作用。

## 三 OV 结构成句时指称性的消解

OV 语序不仅在汉语的词法层面存在，句法层面更是出现多种 OV 语序句型。主要有 OV、SOV、OSV、OVS、SV<sub>1</sub>OVS<sub>2</sub> 五种类型，分布于周遍句、“把”字句、“连”字句、有标记被动句、无标记被动句、主谓谓语句、数量配比句、介引受事句<sup>①</sup>和连动句中。如：

- |                |                 |
|----------------|-----------------|
| (18) 我什么消息都知道。 | (19) 他把柔嘉的酒杯碰翻。 |
| (20) 你连定金都没有交。 | (21) 饭局被蒋艳萍搅了。  |
| (22) 高粱收完了。    | (23) 号码我没记。     |

① 指由介词引入受事宾语的句子。

(24) 一锅饭吃十个人。

(25) 他对女人的态度逐渐改变。

(26) 苏小姐剥几个鲜荔枝吃了。

为了使本文的“指称化”讨论在各个层级保持一致性,我们仅以典型的 OV 语序作为考察对象,对包含介词的句型、V<sub>1</sub>OV<sub>2</sub>语序连动句和 OSV 语序暂不讨论。

句子必须具有陈述功能,而 OV 语序短语指称化了之后陈述性降低,V 的动词范畴受到磨损,很难单独做谓语或独立成句。因此,OV 短语构成小句必须修补磨损,使其动词范畴特征尽量地恢复,提高 V 的陈述性。

通过大规模的语料观察,我们发现 OV 语序主要存在于以下三种句法环境中:句中有助动词、状语、补语或时态助词;对举环境;构式环境。这三种环境中的 OV 句式分别利用不同的方式来修复 V 的范畴磨损,使其陈述性得以提高,从而能够成句。

### 3.1 添加助动词、状语、补语或时态助词

“不表达时间概念的句子是不能自足的”(竟成,1996)。指称性成分的空间性强,时间性弱。要想使指称性的 OV 结构能够成句,必须增强其时间性。OV 语序中动词单独做谓语信息量不足,不能表现时间特征。添加助动词、状语、补语或时态助词可以表达时间概念,凸显 V 的动词特征,使句子得以成立。如:

(27) a. \*书读。 b. 书可以读。

(28) a. \*衣服洗。 b. 衣服应该洗。

(29) a. \*菜上。 b. 菜没上。

(30) a. \*机票买。 b. 机票难买。

(31) a. \*水喝。 b. 水也喝。

(32) a. \*茅草房锁。 b. 茅草房锁着。

(33) a. \*电影看。 b. 电影看了。

(34) a. \*菜园翻。 b. 菜园翻过。

(35) a. \*官做。 b. 官做不成。

(36) a. \*高粱收。 b. 高粱收完了。

“泛时式”和“限时式”是表达时间概念的两种基本类型:“泛时式”的时界相对开放,相当于“静态”;“限时式”表现为“全封闭”时界或“半封闭”时界(竟成,1996)。从例句可以看出:时态助词“了”和“过”表现的是“限时式”,助动词、状语、补语或时态助词“着”表现的是“泛时式”。这种“泛时式”OV 语序句子是性状描写句,表现某种性质状态。

助动词、状语、补语、时态助词这四类成分至少出现一种,否则 OV 语序无法成立。这四类成分出现得越多,动词的时间特征越凸显,句子的自足性越强。如:

(37) a. \*房子卖。

b. 房子应该卖。/房子卖了。/房子没卖。/房子都卖。/房子也卖。/房子还卖。

c. 房子应该卖了。/房子应该没卖。/房子卖完了。/房子没卖完。/房子都卖了。/房子都没卖。/房子也卖了。/房子也没卖。/房子还没卖。

d. 房子应该卖完了。/房子应该没卖完。/房子都卖完了。/房子也卖完了。/房子也没卖完。/房子都没卖完。/房子还没卖完。/房子都还没卖。/房子也还没卖。

e. 房子应该都卖完了。/房子应该还没卖完。/房子也都卖完了。/房子都还没卖完。/房子也还没卖完。

f. 房子应该也都卖完了。/房子应该都还没卖完。/房子也都还没卖完。

g. 房子应该也都还没卖完。

这四类成分并非任意出现一种就能够使 OV 语序成立,状语和补语常常与时态助词“了”相配合才能成立,这也是表现时间特征的需要。如:

(38) a. \*薪水早发。

b. 薪水早发了。